

历史理论与 与史学理论

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何兆武 主编

商务印书馆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何兆武 主编

编译者：刘 鑫、李春平、何 冰、何兆武、
张立平、柳卸林、程 钢、程 捷、
蒋劲松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F601.94

LÌSHǐ LĪLÙN Yǔ SHĪXUÉ LĪLÙN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何兆武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 100 - 01732 - 7/K·405

1999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97千
印数 3 000册	印张 29 1/8

定价: 42.10 元

目 录

编者序言	1
马基雅维里(N. Machiavelli, 1469—1527)	3
君主论(节选)	4
培根(F. Bacon, 1561—1626)	12
论历史的分类及其他	12
笛卡儿(R. Descartes, 1596—1650)	22
论方法	23
鲍修哀(J. B. Bossuet, 1627—1704)	29
通史论	30
维科(G. Vico, 1668—1744)	42
新科学(节选)	43
孟德斯鸠(C. Montesquieu, 1689—1755)	54
罗马盛衰原因论(节选)	54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76
论历史:对新闻工作者的劝告	76
路易十四时代·导言	80
休谟(D. Hume, 1711—1776)	87
论历史知识的可靠性	88
康德(I. Kant, 1724—1804)	90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91
人类历史起源臆测	110
柏克(E. Burke, 1729—1797)	130
论法国革命	131

吉本(E. Gibbon, 1737—1794)	139
总览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140
孔多塞(M. Condorcet, 1743—1794)	150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51
赫尔德(J. G. Herder, 1744—1803)	178
人类历史哲学观念	179
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	199
历史哲学·绪论	200
兰克(L. Ranke, 1795—1886)	221
1494—1514 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	222
论十九世纪	225
卡莱尔(T. Carlyle, 1796—1881)	230
论历史	231
英雄与英雄崇拜	243
孔德(A. Comte, 1798—1857)	251
实证哲学和社会研究	252
麦考莱(T. B. Macaulay, 1800—1859)	259
论历史	259
德罗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	281
艺术与方法	281
蒙森(T. Mommsen, 1817—1903)	291
谈谈如何培养历史学者	292
布克哈特(J. Burckhardt, 1818—1897)	298
论历史中的幸与不幸	299
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	319
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	320
阿克顿(J. E. E. D. Acton, 1834—1902)	337

历史研究讲演录·····	338
布莱德雷(F. H. Bradley, 1846—1924) ·····	368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369
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1848—1915) ·····	381
历史与自然科学·····	382
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 ·····	401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	402
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	412
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 ·····	418
观念的冒险·····	419
迈纳克(F. Meinecke, 1862—1954) ·····	425
论兰克·····	426
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 ·····	446
历史上的个体·····	447
鲁宾逊(J. Robinson, 1863—1936) ·····	482
新史学·····	482
韦伯(M. Weber, 1864—1920) ·····	496
历史因果研究中的客观可能性和相应的起因·····	496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 ·····	520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521
昂温(G. Unwin, 1870—1925) ·····	539
经济史同社会史、政治史的关系 ·····	540
罗素(B. Russell, 1872—1970) ·····	544
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	544
贝克尔(C. Becker, 1873—1945) ·····	564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564
卡西勒(E. Cassirer, 1874—1945) ·····	585

历史哲学·····	586
比尔德(C. A. Beard, 1874—1948) ·····	604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605
屈维廉(G. M. Trevelyan, 1876—1962) ·····	622
历史女神克利奥·····	623
斯宾格勒(O. Spengler, 1880—1936) ·····	645
《西方的没落》导言(节选)·····	646
雅斯贝斯(K. Jaspers, 1883—1969) ·····	667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668
伽赛特(O. Gasset, 1883—1955)·····	700
历史是一个体系·····	701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 ·····	714
历史的观念·····	714
索罗金(P. A. Sorokin, 1889—1968) ·····	741
我们时代的危机·····	742
汤因比(A. J. Toynbee, 1889—1975) ·····	767
历史研究·····	768
尼布尔(R. Niebuhr, 1892—1971) ·····	780
人的本性与命运·····	781
布劳代尔(F. Braudel, 1902—1985) ·····	799
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	799
波普尔(K. R. Popper, 1902—) ·····	818
历史主义的贫困·····	818
阿隆(R. Aron, 1905—) ·····	836
历史哲学导论·····	837
亨佩尔(K. G. Hempel, 1905—) ·····	859
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	859

沃尔什(W. H. Walsh, 1913—1986)	876
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	877
福格尔(R. W. Fogel, 1926—)	905
新经济史学:结果与方法	906

编者序言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不用说,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要想编纂一部比较全面的选集,诚非易事。我们从此前斯特恩(Fritz Stern)、盖德纳(Patrick Gardiner)、梅叶霍夫(Hans Meyerhoff)和张文杰兄的各家选本(尤其是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巨著《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线索;但最后的选择和取舍,终究是要由自己做出,而不能、也不应简单地抄袭前人。古往今来的一切选家,总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来进行选择;因此没有两种选本是雷同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选本也不例外。虽然为了搜集、挑选和翻译这些资料,我们也曾付出不少劳动,但遗憾的是有些材料仍一时未能找到,有些选择限于我们的水平未必妥当,而我们译文中的错误和舛悞也不敢自保。这项工作已进行三年有余,不宜再拖,所以暂先结集出版。如有可能,希望过些年后出下一版时,根据专家和读者们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今后可能有所提高的水平,再加以增删和核定。

书中所选材料,凡是有中文译本的,我们都尽量采用中文译本;至于没有中文译本的,均由我们自己动手译出。可能我们的译文在数量上要比已有的译文,还更多一些。由于译文不是出自一

人一时之手,所以从文字到内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已无法强行统一。这一缺点,尚乞读者垂鉴。原文的出处、选者、译者,都已各在各章的末尾注明。

参加本书编选和翻译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以下工作人员(按姓名笔划):刘鑫、李春平、何冰、何兆武、张立平、柳卸林、程钢、程捷、蒋劲松。最初的提纲是由我草拟的,后来在工作过程中又经过各个参加工作同志的商讨和修订,最后遂呈现为本书目前的面貌。主编工作原请柳卸林同志担任,其后他因工作调动不能继续担任,遂仍由我承乏。程钢同志对全书的组织和统一,做了许多工作。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羊涤生、钱逊、胡伟希、张金华、韩晓华、阎秀芝、张淑琴等同志,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武维琴、陈兆福等同志,都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何兆武谨记

92年9月 北京清华园

马基雅维里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5月1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据说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教育,1498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秘书;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被迫离职。1513年,他退隐乡下,从事著述。他的主要著作有:《君主论》(1532)、《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又译《李维史论》)(1516)和《佛罗伦萨史》(1525)等。

马基雅维里明确主张,政治学应该独立、应该同伦理学彻底分开,在西方历史上有近代政治学奠基人之称。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贯彻了历史学是研究人的过去的活动这一准则。他特别强调历史学中范例的重要性,认为一个明智的人应该重视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效法他们的事迹。他的主要著作都体现出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为了指导我们现在的行动。他在《君主论》第25章中指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这里讨论了命运和个人努力的关系,即历史的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以下的章节选自他的《君主论》一书。

君主论(节选)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像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

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像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像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

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

^① 例如第7章、第24章。

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

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末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末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

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像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人^①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②,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

① 指威尼斯人。

② 此处译文根据 M. Casella 和 M. Bonfantini 等校订本;但 G. Mazzoni 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

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①，如果为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米底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

虽然最近在某个人身上可看到一线希望，使我们认为可能是上帝派来赎救意大利的。可是后来在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被命运抛弃了。^② 于是意大利仍旧缺乏生气，她等待一位人物将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在[那波利]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郁抑苦恼的恨事消除。我们看到她怎样祈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行为与侮辱中拯救出来。我们还看见，只要有人举起旗帜，她就准备好并且愿意追随这支旗帜。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如果你想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人物^③ 的行迹与生平，这件事就不是很难的。而且，虽然那些人物是希世的、奇迹般的，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而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当时的机会都不如今日，因为他们的事业比这件事并不更加正当些、更加容易些，上帝对他们比

① 见第6章。

② 当指切萨雷·博尔贾，参看第7章。

③ 指摩西、居鲁士、提修斯。

对你并不更加友好些。伟大的正义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无希望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①在这里，有极其伟大的意愿，在具有伟大意愿的情况下，只要你的王室采取我已经作为目标推荐的那些人的方法，这里就不存在巨大的困难。除此之外，现在我们还看见了上帝所作的绝不仅有的奇迹：大海分开了，云彩为你指出道路，巉岩涌出泉水，灵粮^②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经为你的伟大而联合起来，而余下的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去做。上帝不包办一切，这样就不致于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应该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光荣夺去。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③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

① 见李维：《罗马史》，第九卷，第1、10节，原文拉丁文：“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

② 灵粮(manna)，《旧约圣经》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食神赐之物。

③ “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当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见第7章)，可能也包括教皇朱利奥二世在内(见第11章)。